

枝型水晶吊灯、来自东方的屏风、绸缎沙发、艺术品、鲜花簇拥中的棕色钢琴……19世纪30年代的巴黎沙龙,因为有了李斯特、乔治桑、肖邦和缪塞,令世代的文人艺术家们向往。

李斯特的风流韵事是他知名度的一部分。那时没有电影电视,没有娱乐业,人们晚上不是去沙龙,就是去看歌剧或看李斯特。那时候的音乐巨星可比郎朗李云迪们风光多了。在9年里,李斯特花天酒地,夜夜赶饭局,赴邀约,穿梭在各种造作的文艺沙龙。衣香鬓影间,各种爱箭秋波,各种巧言挑逗。

有一位伯爵夫人曾对肖邦开玩笑——“如果我年轻貌美,我的肖邦那,我会选你作夫君,选费迪南德·希勒作男友,选李斯特作我的情人。”据说“适合作情人”在当时不仅指他高富帅且体贴女人,也暗指他在床上与舞台上一样火辣生猛。

李斯特的情人数目远远超过了学者们的不完全统计。其中有公开的长久的情人、有恋爱插曲,有崇拜他的钢琴女生,有一夜情,也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。据说这些情人中还有小仲马的“茶花女”原型玛格丽特·戈蒂埃。他很擅长与女人周旋,同时交往数个女人也能轻松搞定,甚至有情妇持枪上门要与他同

私奔

田艺苗

归于尽的,都被他哄得乖乖垂泪缴械。最著名的一例,是与舞蹈家劳拉·蒙泰兹那一段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的绯闻。这个女人发起神经来,吓得李斯特只好吩咐酒店侍应生将她锁在房内12小时,后来他赔偿了房间里所有被砸坏的家俱。

李斯特曾说,我从来没有诱骗过年轻的女人。他是诚实的,也是精分的。他的公开情人几乎都是贵妇,也都是具有崇高精神信念能够镇得住他的刚烈女人。可时日一长,这些刚烈女人的折腾劲儿他没法消受,终得分手。李斯特有那么多情人,被他的女人骂作“唐璜”“好色之徒”,但他从来不是放荡冷酷的花花公子。他和莫扎特、贝多芬一样,渴望爱情,女人于他们是生生不息的生存需求,他们的天才需要情欲来点燃。

他第一次被彻底征服,是玛丽·德·阿古伯爵夫人。他们的故事说来话长,而且是跨时空绝恋,两人携手11年,一起浪迹了欧洲的半个版图。她是法国伯爵与德国银行家女儿

夜光杯

的孩子,一位美貌的才女,年轻时嫁了比她大很多的德·阿古伯爵。婚姻不幸福。他走进她举办的沙龙。也许是这个一本正经的女人让他更有进攻的欲望,不料她竟应和他。

他想离开巴黎一阵子,希望他们可以及时打住。没想到这一走激化了爱情。德·阿古伯爵夫人并非是一个冲动的女人,但她有知识有理想,她意识到那个时代的“高昂的激情”的价值。

这段情话,来自德·阿古的回忆录,现在看来多么像台词:

“您想对我说什么?您想走?”

“我们一起走”弗兰茨以一种罕见的语调回答。

我沉默不语。我无法、也不敢理解他。

“我们一起走。”他又重复一次。

这里省略了狂热、提心吊胆、大海、苍天、我的上帝……之类的500字。八天之后,玛丽抛弃了丈夫和孩子,与李斯特一起离开了法国。

私奔,简直就是浪漫主义时代的至高理想。玛丽跟随李斯特巡演,他们穿越瑞士、意大利,后来定居在日内瓦湖畔。离开了巴黎这个花花世界,这段日子李斯特十分高产。他写出了他的代表作,钢琴曲集《旅行岁月》。

灯花

在四月份本市第二十五个“爱国卫生月”里,由上海爱卫办牵头的全市范围展开“行为陋习劝阻行动”,向“随地吐痰、乱扔烟头、乱扔杂物”等陋习宣战,这是改善上海卫生环境、提高上海文明程度的一大举措。

其实,禁止随地吐痰、乱扔烟头、乱扔杂物等陋习,早在十几年前就有明文规定,作为市民的公约与守则,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过,在路口、街道监督过,对违反者惩罚过,曾经立竿见影,收效甚大。客观地说,今天这些陋习的故态复萌,与以前相比,程度上轻得多。

但是,上海已是国际知名大都市,八方来客对上海的社会文明、卫生状况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;上海市民对这方面的要求,也越来越来。

环境就可大为改观。但是,上海爱卫办的通知里有“等陋习”三个字,可见,凡是有助于上海形象的所有陋习,我们都应该改正。

笔者今天再举一些与国际大都市相违背背的其他陋习,录以备考:大声说话如吵架、语言粗鲁有国骂、穿越无视红灯挂、加塞插队当便饭、剪下指甲随处撒……

每次,见到仲星火,就像见到邻家大叔似的,特别亲切。他总会握着你的手嘘寒问暖,那张慈眉善目的国字脸上,布满真诚宽厚的笑容,那是似曾相识的笑,在“喜旺”的脸上,在“马天民”的眉梢,以至于好几回见面,我一支愣竟然脱口称他“老马”。

仲老师真可谓电影界的“老马”。他今年88岁了,参加过打过硬仗,倏忽寇驱老,渡长江赴朝鲜,直到脱下军装到上影,完成“征战沙场”到“水银灯下演戏”的人生转折。从《南征北战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小战士开始,到登上《今天我休息》《李双双》的演艺高峰,捧杯拿奖,他驾驭着电影表演这驾马车,艰辛跋涉,奉献了60多个春秋。令人敬佩的是,老仲艺高调不高,有名不扬名,在任何场合不摆谱不卖老,谦逊平淡,彬彬有礼。他很少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,也不愿常提自己曾经拥有的成功和荣誉,他的神韵风貌、言谈举止,依然逸透着喜旺的纯朴和马天民的憨厚。去年,在纪念《今天我休息》《李双双》的导演鲁韧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,老仲深情地回

走下银幕的“马天民”

许朋乐

忆了当年和鲁导相处的日子,缅怀了这位恩师对自己的教诲和提携,话语朴实无华、情感真诚动人,尤其是他赞赏鲁韧先生为人正直、做事顶真的品行时的亢奋和激动,足以令人触摸到他的性格特征。

老仲是从安徽亳州这座历史古城走来的,蕴藏于淮北大地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质朴、宽厚、善良为他的性格抹上了浓重的色彩。他热情豁达,与人为善,那张“招牌”笑脸,深得大伙的喜爱。他又来自于军营,枪声炮火更锤炼了他的阳刚之气,正直、刚毅、率真,与他相处你不必做作了60多个春秋。令人敬佩的是,老仲艺高调不高,有名不扬名,在任何场合不摆谱不卖老,谦逊平淡,彬彬有礼。他很少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,也不愿常提自己曾经拥有的成功和荣誉,他的神韵风貌、言谈举止,依然逸透着喜旺的纯朴和马天民的憨厚。去年,在纪念《今天我休息》《李双双》的导演鲁韧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,老仲深情地回

“贴身警卫员”还贴心,犹如老仲的影子,这些年她步步紧跟,只要看到老仲,身旁必然有祝阿姨。祝阿姨是护士出身,脾气温和,心又特细,对老仲百般呵护,温饱饥寒,头疼脑热,饮食起居,事无巨细必亲力亲为。当然喝酒这档事全在她掌控之中,由不得老仲“自说自话”。不过她知书达理,善解人意,总能让老伴尽兴;而老仲也“知人善任”,绝对服从,偶尔也会打出招牌卖笑,讨点饶。瞧他们相濡以沫的亲热劲,谁都不会相信这两位老人是再婚而结伴的,他们的脸上写着幸福,洋溢着快乐,彼此知根知底,互敬互爱,堪称最佳拍档。难怪有人说,“马天民”做了一辈子好事,上天特别眷顾他,给了他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。

不只陪你一天

陈阳

一进门,就看见两个男孩,他们刚洗漱完正在穿衣服。右面的男孩大笑着,嘴里一边嘟囔,一边用手指着我,我知道他在笑我不害臊,偷看他们换衣服。左面的男孩把衣服套在脑袋上,迟迟不愿意把头伸出来。是的,他们俩都是脑瘫儿,语言和行动都有一些障碍,老师说,其实他们跟正常的孩子一样,都很聪明。

博爱儿童康健园,在徐家汇附近一个安静的老式街区里。这是一家集康复治疗与特殊教育于一体的民办残疾儿童康健园,园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脑瘫儿童。这里不止是照顾孩子的生活,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康复和教育。

运营了十几年,这里依然显得很“民间”,但院长对专业却有着极高的要求,包括对义工的要求。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这里做义工,脑瘫儿童的特殊性决定了需要有专门的知识,也要有更多的耐心,这里的孩子不是给你“玩”的。有一段时间,我常来这里看他们,可我并没有资格做义工,只好给他们拍照,孩子们也喜欢这个黑乎乎的“玩具”能照出他们的面容,于是在镜头前奋力微笑,刚学会走路的,也在努力地放开扶着他们的老师的手……

惭愧的是,我并没能坚持下去,就像是大部分民间公益慈善故事的缩影,以民间力量发轫,以热情投入,然而困难首在资金,次在人才。如果公众无法聚焦并提供持续的帮助,很容易被无奈和艰难笼罩。经常有志愿者在周末会来康复园做义工,那一天园里会喧闹嘈杂,对于那些孩子、家长和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,日子是平凡的每一天。

瓷器活和金刚钻

马而可

小白块想揽一点瓷器活,可是没有金刚钻,哈叮教他,揽瓷器活不如卖金刚钻。

小白块从善如流,连夜张贴布告,上书:“女人不备金刚钻,长得再好没人看;男人没有金刚钻,根本不算男汉子;小孩不玩金刚钻,长大成人有困难;老人离了金刚钻,不到过年就玩完!”

布告见奇效,没过多久,城里人手一把金刚钻,小白块赚了个钱袋满满。

哈叮找来小白块,大碗喝酒,大秤分金,然后面授机宜,耳语了一整天。

小白块,又贴出布告几千张,上书:“有了金刚钻,要干瓷器活;干了瓷器活,一生没白过;想干瓷器活,就得来找我!要瓶,有瓶,要罐,有罐!”

布告魔力真不小,人人读了心儿跳,短短几句话,堪称人生之指南。

小白块,忙得下巴红艳艳,门外天天排长队:“我要买瓶,我要买罐!”

小白块,好疑惑,是不是我也要干点瓷器活?哈叮闻言哈哈笑,“傻白块,干什么瓷器活,我再教你新办法,继续赚他们钱,逗他们玩!”

品种繁多

乔沐

早晨,妻子买菜回来,兴冲冲地对老胡来说:“今天的小菜都买好了,有你喜欢的蛋,买了好几种。”老胡问:“买的什么蛋?”妻子答道:“有草鸡蛋、有洋鸡蛋、有营养蛋、有绿壳蛋,还有生命蛋、山林放养鸡蛋,要吃啥随你挑。”

“那就每顿换着吃吧!”老胡说。

吃了饭老胡外出,欲给读初中的儿子寻觅辅导功课的教师。

下了楼,打开信箱看看,就见有好几张广告,其中正好有学生辅导班招生的广告。老胡赶紧浏览,就见开设的辅导班还真多,有速提班、精品班、特优班、尖子班、英才班等。而这些班都由各种名头的教师执教,计有:学科带头人、年级教研组长、学科组长、资深教师、优秀教师、骨干教师……林林总总、五花八门。

老胡看着,不由犯了迷糊,如堕云里雾中。他长长叹了口气,自忖:如今,各行各业的品种都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啊!

明朝的一盘豆腐

苗连贵

衙门,皇帝用膳后,穷酸的翰林们就向光禄寺讨要剩下的御膳,以解馋或曰改善一下生活。一天皇帝饭毕,一个年轻的翰林去晚了,只端回一盘豆腐,大为懊恼,放在桌上生闷气。一个积年的老翰林见了,十分高兴,“你不吃,在下就不客气啦。”说着端起豆腐,大饱而去。你道真是豆腐?原来这洁白无暇看似豆腐的东西,却是用几百、上千只鸟的脑髓做成的,但谁敢说它不是豆腐?皇帝高兴吃一两口,不高兴还不动箸呢。真是前有政策,后有对策!联想到现代的接待餐,标准是“四菜一汤”,但到后来,“四菜”变成四个大什锦菜盘。中国人的变通之道,古今一理,奥妙无穷。

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,倒是想有些作为的,勤于政事,宵衣旰食,也学太祖皇帝吃野菜粥食。但御膳房为他加工的野菜却是有点品味的:先将菜放在生鹅肚子里入锅闷煮,鹅熟,取出菜,用酒浸一浸,再淋以香油,拌以调料,装盘上桌。皇帝夹一筷尝尝,味道不错嘛,谁说百姓吃糠咽菜苦?催逼各地纳粮、赋税愈急。

明代皇室的海量消费和庞大公务员队伍的胡吃海喝,无不出自纳税人的钱。完税,那时叫“纳粮”。李自成以“不当差,不纳粮”、“均田免粮”为口号,迅速动员起百万农民造反,绝非偶然。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,或为执行朱皇帝“每餐吃豆腐”政策不力的缘故?

瓷

瓷器活和金刚钻

马而可

小白块想揽一点瓷器活,可是没有金刚钻,哈叮教他,揽瓷器活不如卖金刚钻。

小白块从善如流,连夜张贴布告,上书:“女人不备金刚钻,长得再好没人看;男人没有金刚钻,根本不算男汉子;小孩不玩金刚钻,长大成人有困难;老人离了金刚钻,不到过年就玩完!”

布告见奇效,没过多久,城里人手一把金刚钻,小白块赚了个钱袋满满。

哈叮找来小白块,大碗喝酒,大秤分金,然后面授机宜,耳语了一整天。

小白块,又贴出布告几千张,上书:“有了金刚钻,要干瓷器活;干了瓷器活,一生没白过;想干瓷器活,就得来找我!要瓶,有瓶,要罐,有罐!”

布告魔力真不小,人人读了心儿跳,短短几句话,堪称人生之指南。

小白块,忙得下巴红艳艳,门外天天排长队:“我要买瓶,我要买罐!”

小白块,好疑惑,是不是我也要干点瓷器活?哈叮闻言哈哈笑,“傻白块,干什么瓷器活,我再教你新办法,继续赚他们钱,逗他们玩!”

今宵打盹

袁先寿

结局怪诞,闻所未闻(果品)

昨日谜面:试卷一般般(三字交通名词)

谜底:大路考

朱元璋坐了江山,尝尽宫中珍馐百味,一日,与马皇后忆苦思甜,念及贫贱时想吃豆腐而不得,叹息不已。马皇后进言:大明初立,民生凋敝,百废待兴,陛下当以节俭治天下。朱元璋称:“善!”此后他不但自己每饭上一盘豆腐,作为崇尚俭朴、禁止奢华的象征,还明谕后世也照此执行,使皇子皇孙们“知外间辛苦也”。这成为明朝自始至终的一条皇家规矩。

但随着大明帝国财力增长,立国之初的窘况已有改观,节俭之风渐行渐远。从弘治年间始,由于政策放宽,宫廷、官府多事游宴,大把花银子,公款吃喝,蔚成风气。明孝宗爱惜臣下,虑及官员夜宴后,骑马醉归,“无处讨灯火”,“酒驾”危险,于是敕令各官饮酒回家,街上商家铺户都要灯笼传送。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夜宴之盛。

官员普遍追求饮食的奢华,连一代名臣张居正也十分讲究、挑剔。吃饭时,牙盘上食味已逾百品,他还为“无以下箸处”而发火。权臣严嵩的家产被籍没,抄出的餐具中,仅筷子一项就数量惊人:金筷、镶金牙筷1112双,镶银牙筷1009双,乌木筷2691双,其余竹筷、漆筷计一万五千余双。可以想见,这位高官在位时家宴排场之大(见于《历史挖的坑:中国文人的家园情怀》)。

朱元璋老皇帝每餐吃豆腐的祖训,传到后世,这豆腐就变味了。清代吴骞《拜经楼诗话》故事:明代京城官署中,翰林院是清水

来这洁白无暇看似豆腐的东西,却是用几百、上千只鸟的脑髓做成的,但谁敢说它不是豆腐?皇帝高兴吃一两口,不高兴还不动箸呢。真是前有政策,后有对策!联想到现代的接待餐,标准是“四菜一汤”,但到后来,“四菜”变成四个大什锦菜盘。中国人的变通之道,古今一理,奥妙无穷。



文饭小品